

坚中会社

迈克尔·威尔逊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社 会 中 坚

[美]迈克尔·威尔逊著

王慧敏、凌晓君譯

何 力 校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2·北京

M. WILSON
SALT OF THE EARTH

据The California Quarterly, Summer 1953 所载原文译出。

社 会 中 坚

〔美〕迈克尔·威尔逊著

王慧敏、凌婉君译

何 力 校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字第089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4 5/8·插页1·字数: 85,000

1962年9月新1版(原为艺术出版社版)

196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81·234 印数: 1—6,500册

定价: 0.53元

出汚泥而不染

(代序)

袁水拍

影片《社会中坚》还是半年前看的，但依旧在我脑际留着突出的印象：朴質无华，严肃認真，强烈的眞实感，不少动人的場面和富有意義的台詞；为政治服务而不流于标語口号化；表現了敌人的强横，却充滿着对人民的坚定信念。从片名也看出了这点。作者是把他所描绘的一群美国矿工及其家属們——在垄断資本淫威下大无畏地战斗着的工人阶级，作为美国的脊梁来歌頌的。片名直譯为《大地的盐》，有精华之意。看了电影，使我們更加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是好的。美帝国主义是我們的敌人，但是美国人民、工人阶级是我們的兄弟姐妹，是我們的战友。

演矿工妻子的演员罗索拉·瑞維爾苔絲，简直不像是在演戏，沒有絲毫卖弄、自作多情、炫耀演技的地方。好像真的就是美国南部新墨西哥州某锌矿上一个叫做雷蒙的矿工的妻子。我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简陋

的小木屋外面晾衣服。风吹着她的头发。也许是阳光，也许是刮风的缘故吧，她皱着眉。瘦瘦的脸，三十多岁，却已经显得衰老。忙着家务，盘算着怎样支配丈夫的微薄的收入，为孩子们而烦恼，可又怀了孕。是的，女主角没有什么打扮，也说不上一般的所谓漂亮，脸上没有一丝愉快的表情。她好像没有进过化装室^①就跑来演戏了，而且也没有意识到背后有一架摄影机。晾完衣服，她回过头来，仍旧皱着眉，并没有觉察我们在看她，影片的画外音却让她像回答我们访问似地亲口诉述她的身世。她说，她叫爱丝波郎莎，“早在白种人来到以前，我爷爷的父亲就在这儿山沟里放过牛羊。……在我小时候，这村子叫圣·瑪考斯。后来，白种人把村名改了，改叫鎌城。……这是我的家。这房子不是我们的。不过这些花是我们的。”随着镜头所及的周围环境、房子和花，女主人公平静地、但是深沉地诉说着。这些话引起我们的思索：……除了花，一无所有。……有古老历史的村子，改名为简单的一个采矿所在地。影片的后半部写到警察叫囂要把他们——墨西哥血统的人，赶回老家去，可是他们爷爷的父亲就生活在这山沟里，而白种人倒是后来者。后来者宣布自己是主人，要把原来的主人赶走。……

① 本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读了《社会中坚》导演华波尔曼的著作《一个导演的经历》（即《〈社会中坚〉导演回忆录》），才知道本片演员都没有经过化装。顺便说一句，这本纪录《社会中坚》的诞生的书，是极其值得一看的书。——作者

接着出現的一系列鏡頭，展开了她和她丈夫以及其他礦工們的鬥爭。人物一上場，就揭露了矛盾。雷蒙上場，和工頭之間是一場關於工人反對種族歧視、要求保護勞動安全却受到資方拒絕的鬥爭；他和妻子愛絲波郎莎之間是關於家里怎樣應付債務的爭執，以及兩人覺悟水平不同的矛盾。他們的孩子一上場，母子之間的矛盾是母親疼孩子，不許孩子打架，而孩子則堅持他父親所說的，“如果白種人要拿你開心，你就揍他”的忠告，這又連帶暗示了夫妻之間的矛盾。

閑閑敘來，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事，但這些事背後却潛伏着嚴重的社會矛盾：階級的矛盾、民族的矛盾、階級社會中兩性的不平等和工人階級內部先進和落后的矛盾，而其中主要的矛盾是階級矛盾。隨著劇情的展開，一場激烈的罷工運動爆發了。資方和政府的鎮壓和工人的反鎮壓，固然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工人內部堅持鬥爭、堅持團結的力量和動搖投降的因素之間的鬥爭，也並非不尖銳。丈夫被捕受非刑拷打而呼妻子名字的時候，正是妻子分娩陣痛難忍而喚丈夫名字的時候。工人內部呢（甚至墨西哥血統工人內部），一邊是罷工停薪幾個月，工會基金用光，資方阻止商店供糧，收回工人住屋，援用塔夫脫—哈特萊法案逮捕工人……種種壓迫，一邊是個別經不起考驗的工人動搖而被收買，破壞罷工。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礦工們終於在鬥爭中鍛煉了

自己，提高了自己，壮大了自己，坚持了斗争，在各地工人的支援下，赢得了罢工的胜利。在最困难的时候，勇敢的人们用“我们不是变弱了，而是他们变弱了”的话来互相勉励。不管敌人的压迫是多么残酷，阴谋是多么狡猾，罢工工人认识到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抵制这种策略，这就是团结，全体劳动人民的团结”。通过斗争，即使是曾经在影片开场时表现出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和收音机的爱丝波郎莎，也觉悟到斗争的意义是深远的。请听她最后说的，也是影片最后一句：“我们的确赢得了些他们夺不去的东西，赢得了些可以留给我们儿女的东西，而他们必然会把这些东西继承下去。”

说得多么好！影片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又引导人民向前迈进。这场罢工是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无数次罢工之一，比起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工人运动来，也许影片中的这场罢工的规模不算大，但是从这里已经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要解放，只有依靠自己，劳动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有劳动人民才是社会的脊梁，而影片中所表现的工人们的优秀品质和英雄气概，是资产阶级的任何暴力所不能扑灭的，它们将为工人阶级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道路有曲折，斗争有挫败，但工人阶级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部卓越的影片成功地表现了美国劳动人民的战斗精神，他们的信心和希望。

比起好莱坞大量倾销的有毒的影片来，《社会中

堅》或者竟是滄海一粟。但是，這是可貴的一粟，光輝的一粟。這是美國進步藝術的瑰寶。這部影片的出現，說明了即使在最反動腐朽的文化垃圾堆中，也還是保存着、滋長着真正的藝術。只要有勞動人民在，有忠于勞動人民的藝術家在，革命藝術的火種是不會滅的。只要時機到來，它們將迸射出沖天的萬道霞光！

這部美國工人階級自己的影片的攝制，本身就是一場尖銳鬥爭，它表現了美國工人階級及其藝術家們的天才和勇氣，其中許多角色是由罷工參加者的工會會員們擔任的。八年前，在拍攝過程中，製片公司和攝制人員一再受到美國國會的恐吓，有組織的流氓的騷擾，大企業的无所不用其極的抵制和破壞。女主角瑞維爾苔絲未拍完片子即被驅逐出境，那曾經協助公司拍片的工會和礦工們的會所和住處遭到了暴徒的縱火袭击。讓我向影片的導演、編劇、演員和其參加該片工作的英勇的戰士們致敬吧！古代中國學者把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比做蓮花，說它出污泥而不染。如果可以借來形容藝術作品的話，像《社會中堅》，也完全當得起這一贊頌了。

對這部影片，除了思想內容上令人感動外，在藝術形式上也是有自己的風格的。它具有朴素、真實之美。是不是可以說美和朴素、真實分不開？也許不能簡單地說，朴素、真實就是美，美就是朴素、真實。但恐怕很難否認，它們之間有密切聯繫。據說，編劇邁克爾·威爾遜和導演赫伯特·畢波爾曼曾經在罷工地點生活了一

些时候，进行了詳細的訪問，創作中很注意細節的真實，不少情节經過了罢工工人們的討論。但是，作者也进行了艺术的概括和典型化。这部片子的創作經驗，是值得研究学习的。使人感到还不够滿足的是片子結尾的一小部分，似乎有点支蔓、拘泥，不如前面那样紧凑、强烈。但應該想到制片的困难，特別在最后阶段。例如女主角被禁止拍片，只能用别的演員来代替，因此只能出現背影。不管受到多大限制摧残，艺术家們还是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了不起的創作。《社会中坚》留給我們的，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美的印象。这是战斗的美国人民的真实写照，是美国电影史、世界电影史上光輝的一頁。

1961. 3. 17.

(漸顯) (在片頭字幕出現以前)：

外景，拉蒙家的后院。中景，白昼。

一个妇人正在劈柴。虽然她是背对着摄影机镜头，但是我們可以从她两肩起伏的样子看出她是很疲倦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在帮她捡碎柴。在这个画面上出現了第一个字幕。音乐主題主要由吉他奏出，富有抑郁和怀乡的意味。

外景，拉蒙家的后院——一連串的镜头，白昼。

出現一連串的字幕，每一字幕都与干着活的妇人的画面相配合。虽然我們老看不見她的臉，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妇人把劈柴搬到戶外的火炉旁边，她的身体由于負担过重而搖晃着。小女孩端着一小箱碎劈柴跟在她后面……妇人把劈柴添在火炉里，炉上放着一个洗衣盆……她弯着腰用力洗着盆里的衣服，小女孩在旁边看着……她把一件件的衣服拿出来，擰干，晾在一条晒衣绳上。小女孩一本正经地帮着忙。

外景，拉蒙家的后院。中近景，白昼。

当最后的字幕隱沒后，妇人还在晾她洗好的衣服。这时我們第一次看到她的臉：神情悒郁，虽然憔悴，却带有几分秀美；一双深陷的眼睛燃烧着憤怒。她的嘴唇虽然沒动，我們却听得到她的声音：沉重，抑揚而富有情感，有如吉他的曲調，使那带有墨西哥口音的美國話变得非常悅耳。

妇人的声音 这个沒有头的故事該从哪儿說起呢？我怎

样来叙述这一切还在不断变化着的事呢？

中全景。

妇人把洗好的衣物惊起来，它们随风摆动着。

妇人的声音 我的名字叫爱丝波朗莎，爱丝波朗莎·金泰罗。我是一个矿工的妻子。

外景，拉蒙的矮小的住宅的正面。全景，白昼。

这是一所用木板钉成的小房子，周围是用木桩子钉成的栅栏，栅栏外杂花盛开，在小房子的那边，可以望见许多同样的房舍，沿着蜿蜒的小路排成长长的一列。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这就是我们的家。这房子不是我们的，可是这些花儿……花儿却是我们的。

外景，锌城。街景，白昼。

我们看到几家小铺子，一个加油站，疏疏落落的几所小木屋和泥巴房。在背景深处有一座天主教堂。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这就是我的家乡。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圣·玛考斯。

较全面的街景，斜摄。山顶的矿场。

煤山像一座火山一样地俯视着下面的城镇。堆积如山的矿渣已经把山上的草木大半吞没，仿佛还要威胁到城镇本身似的。

爱丝波朗莎的声音 盎格鲁人把这个小城的名字改为锌城，美国新墨西哥州锌城。

外景，銅峽。街景，白昼。

露天銅礦采掘場的土墚子。

愛絲波朗莎的声音 离我們不远的聖保羅拉村，变成了
銅峽。

外景，冶金城、街景。白昼。

一座規模巨大的冶炼厂，烟囱高聳天際。

愛絲波朗莎的声音 那边原来是傳教区，現在变成了冶
金城。

外景，教堂的墓地。中景，白昼。

天主教堂旁边的一个年代久远的墓地。

愛絲波朗莎的声音 我們在這裡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比松树的根还深，比矿坑还要深。

外景，郊外。远景，搖镜头，白昼。

我們看到一簇簇翻滾着的白云和一座大山的悬岩在
天际划出的鋸齒状的輪廓。旧日的采掘使山地帶有許多
斑痕和凹坑，山坡脚下有一个废矿，周围是灰色粉狀的
矿渣。

愛絲波朗莎的声音 远在盎格魯人来到以前，我的曾祖
父就在这些山谷里放牧牲口。

近景，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德拉瓦鋅
矿有限公司产业”。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現在它屬於公司所有了。所有的一切……

全景，一排房子。

它們雖然說不上富丽堂皇，但是却粉刷得很漂亮，看起來也很舒适。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就連益格魯人住的地方，連同里面的自来水管也都归公司了。

街景，出現在远处的鉅矿。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矿区現在占有的那块土地，原来是屬於我丈夫的祖父的。

近景，画面上出現矿山。

在較近的山岭上，我們看到洗矿台，发电站和管理处。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它現在也屬於公司了。我的丈夫在那个矿井里已经工作了十八年。

內景，矿坑。近景，拉蒙·金泰罗。

他正在干活。他在点燃塞在狭窄的坑道石面里的炸药导火线。这样的导火线那里共有十多根。照着坑道的只有拉蒙帽子上的灯光。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他在炸药和黑暗中度过了半輩子。

画面上出現一根导火线。

这根导火线迅速地燃烧着，发出劈拍的爆裂声。

用稍大的角度拍坑道。表現出：

拉蒙轉身跑去，臉色惊慌。我們只看到一盞跳動的
灯光和一个飞跑着的长长的的身影。然后我們看到一道閃
光，听到沉重的轰响声。

外景，拉蒙家的后院。中景，白昼。

爱絲波朗莎暫時停下她的工作，愁眉苦臉地望着矿
山那边。随后她拿起沉重的衣筐，向小屋走去。小女孩
爱絲蒂拉沒有在場。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誰知道我的故事該从哪儿說起呢？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記得新生活开始的那一天。

内景，拉蒙家的厨房。中景，白昼。

厨房不过是一个狭窄的过道而已，一个旧式的柴炉
就占去了一大半地方。这里沒有自来水。爱絲波朗莎把
筐子放在熨衣板旁边，从炉盖上拿起一把烙铁，用手指
蘸了水試了一試。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刚好三十五周
岁。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肚子里的第三个孩
子刚刚滿七个月。

爱絲蒂拉跑入镜头，送給她母亲一朵玫瑰花。爱絲
波朗莎帶着微笑，把花插在爱絲蒂拉的头髮上，接着又
去熨她的衣服。当她熨衣服的时候，她的面色變得更加
慘淡了。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 那一天——記得我曾经有过一个願
望……一个多么罪恶的念头……

爱絲波朗莎以顫慄的手指掩住她的嘴唇。她把烙铁
一丢就慌忙地跑出了厨房。

內景，客室。中近景，神龕。

我們只看到狹小的客室的一角：爱絲波朗莎低垂着头，
紧握着双手，站在圣母的神龕前。
爱絲波朗莎的声音，一个多么罪恶的念头，求上帝饒恕
我的罪恶吧。我會希望……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生下
来，不要生到这个世界上来。

爱絲波朗莎双手掩住臉。小女孩又出現了，担心地
看着她。

爱絲蒂拉 媽媽，你不舒服嗎？

爱絲波朗莎 沒有，爱絲蒂拉。

爱絲蒂拉 你不高兴嗎？（因为爱絲波朗莎沒有回答，便又
問道）我們到礼拜堂去嗎？你去懺悔嗎？

爱絲波朗莎 等一会儿，等我熨完了衣服。（她走出去）

全景，厨房。

当爱絲波朗莎重新熨衣服的时候，她的儿子路易斯
从后门走进来。他是一个十三岁的漂亮的孩子，但是現在
却气喘吁吁的，滿身弄得很髒。他自己倒了一杯水，
一口气就喝完了。爱絲波朗莎在一旁注視着他。

爱絲波朗莎 又打架了嗎？（沒有回答）又跟那些盎格魯
孩子打架了嗎？

路易斯 唔，他們自以为很厉害。

爱丝波朗莎 可是你答应过我不再打架的。

路易斯 (毫无懊悔的样子) 爸爸说如果盎格鲁人拿你开心，你就揍他。

爱丝波朗莎猛地抓住他的肩膀，把他转了一圈，仿佛要打他巴掌似的，一面大声喊着——

爱丝波朗莎 别管你爸爸怎么说……

她(和我们)这时候才发现她孩子的嘴在淌血。

一阵心疼儿子的感情使她的怒气平息了，她忙拿起一块布给孩子擦去嘴上的血。

爱丝波朗莎 别动……痛吗?

路易斯 (努力挣脱) 不。

他发现水槽的木板上摆着生日蛋糕，他用手指蘸了蘸糖霜。

路易斯 哪里来的蛋糕?

爱丝波朗莎一把夺过蛋糕，把它放在碗橱里。

爱丝波朗莎 你别管。等你爸爸下班的时候，你去找他，告诉他一直回家来。

孩子得到了解脱，高兴地飞跑出去。(化)

外景，德拉瓦锌矿公司的矿区。远景，白昼。

在背景的深处矗立着矿山的洗矿台，我们听到一声尖锐的汽笛声，当汽笛声消失后，我们又听到吊车和输送带的嘎嘎声，不时地夹杂着矿石从吊罐倒进压碎机时发出的巨响。在前景的右方是管理处———幢长形的带走廊的木头平房。

镜头随着一群矿工移动着。

一群矿工结队向管理处大踏步地走去。他们显出愤怒和坚定的神情。拉蒙在前头领队。后面跟着的有安东尼·莫莱斯、阿弗烈多·代阿兹、塞巴斯田·普里多、任金斯和卡林斯基。他们都戴着矿工的锡盔，穿着骯髒的工作服。

另一个角度，画面上出现管理处——总监工巴顿从矿长办公室出来。他穿着一身咔叽制服，戴着一顶呢帽。他看到向他走来的矿工们，就走过去把他们拦住。

群像镜头，巴顿和矿工们——

——巴顿两手插在裤子的后袋内，擋住了矿工们的去路。矿工们停了步。巴顿是一个细长个子的得克萨斯州人，嘴边经常浮着假笑。矿工们的发言人是拉蒙，强壮而漂亮，虽然实际上他比爱丝波朗莎大一岁，可是看上去却比她年轻。他的态度和言谈中都流露出一种抑制在内心的强烈的愤怒。在进行下面这段对话时路易斯进入镜头，他是跟在他父亲的后面走过来的，人们却没有注意到他。

巴顿 拉蒙，听说你们有点小困难，导火线发生毛病了吗？（拉蒙点头）呃，你们大家都凑在一块儿啦！怎么，又有什么不满意的啦？

拉蒙：你当然清楚我们不满意的是甚么！你们订的新规矩，要我们每个人单独干活，我们要和矿长评评理。